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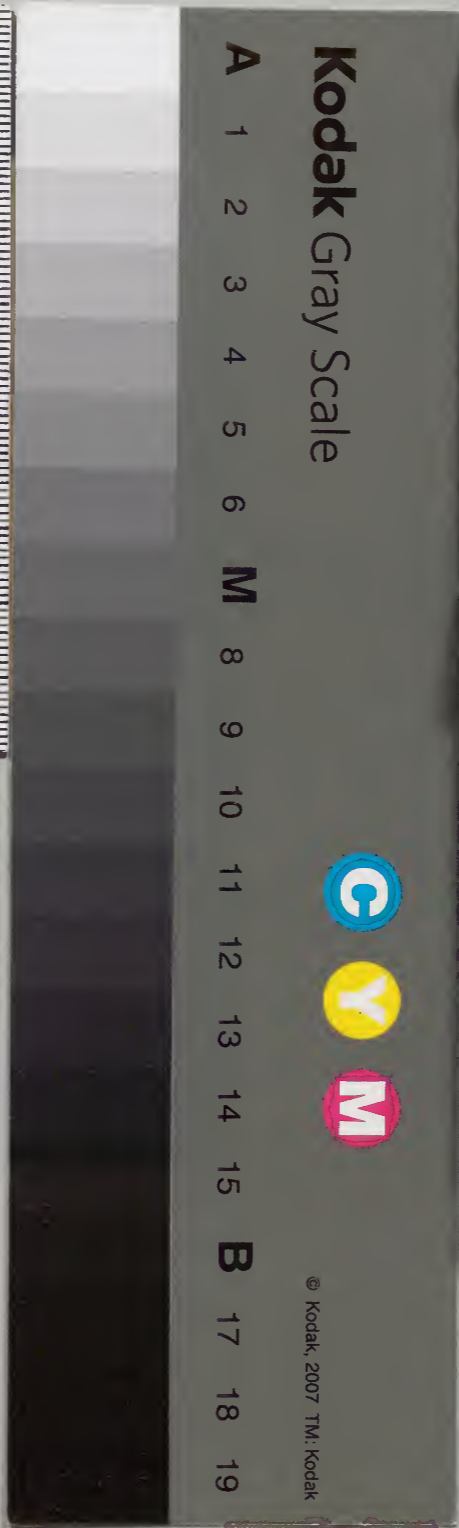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六	四	類
三	七	函	號
六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四	六	四	類
三	七	函	號
六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64
冊數	6 (. 5)
函號	273 283



尚書卷第九

淺草文庫

正二位清原宣條 校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下。召公先相

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作洛誥。洛誥。既成洛邑。將

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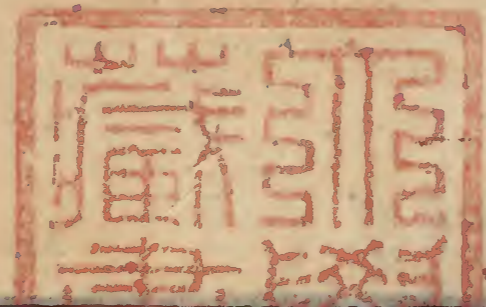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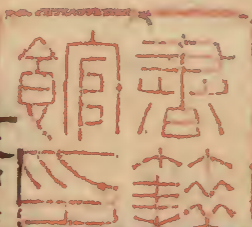
以居洛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

之義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中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予乃胤保大

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

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及知一
木作及
如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

上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澗

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弁

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高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佯來來視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

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

公下求
其墳
晉本
作來

之美十千為萬十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

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子

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

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

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

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談談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

之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

所為惟用在往新邑。佯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宜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公曰。己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辭於後世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奕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

侮慢不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我

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汝乃是不

獲。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篤敘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叙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

為則天下不敢。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

我民無遠用。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公意來言皆來

公當明安我童。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

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

之。有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有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

政不迷惑於文武。予冲子夙夜懋祀。言政化由公而

起夜寐慎其祭。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

已厚矣天下無不。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

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

留後明不作留

留勿明本作無

功明不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

政事衆官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所受

四維之輔明。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

當依倚公。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太以困我

下事公勿太以廢法則。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

命之民是所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

以不得太。我恭奉其道敘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今所

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曰其自時中又

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

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功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先我且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佅來茲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

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法乃盡文祖

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

以美享既告而致政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

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毛賈
去誤作
王舊曆
喜靖居
寺作
君中

見天下太平則潔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

告文武不經宿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

德殷乃引考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

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

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戊辰王在新

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

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之仲冬

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侯為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

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

告一
本作告
白

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年。大安文

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

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

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

順在。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懲下言。愍道至

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致

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

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

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我聞曰上帝引逸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

至戒以讒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

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

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依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夏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自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

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

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

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

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

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閻

亂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

文武也大神奉天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事言明德恤祀

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

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

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

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

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改

夏王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

之意。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

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

徒。教汝非我罪。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我逆

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

是教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寶。今我

申戒之。洛邑以待四方。無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爾克敬。

天惟界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為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寧。有豐年於此。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

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無逸。成王即位恐其逸。豫故戒以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歡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

然況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者乎。農夫

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人

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己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

聞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

故稱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為致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其惟不言

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大甲為王不義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

本家下有亦字

一本無者字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自時厥後立王庄則逸從

在下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三王各承其後而立庄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

者生則逸豫無度其子同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後亦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

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畀服即康功田

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徽柔懿恭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

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 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 皆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 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 言中身舉全數 周公曰。

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 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 供待之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取 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

天是人則 大有過矣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 凶謂之

家本無之字

醜言紂心迷政亂以醜 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 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

以義 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 民無或胥譴張為幻。譴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

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 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己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 民否則其心違怨

否則其口詛祝 言皆患其上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 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 人怨詈汝者則

大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

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

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此厥

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

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小人怨憾。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

其。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

尚書卷第九

尚書卷第十

正二位清原宣條 按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各同姓也。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我不敢知。

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

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

明本君
已作君
也
萬曆毛
晉二本
勤化作
動化

以出於不善之鳴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

故亦君所知帝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雷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雷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固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天

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

墜失王命不能經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先繼

久歷遠不可不慎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我雷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主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

王之德謀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命釋廢

欲延久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

我雷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在太甲時

成王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在太戊

太甲時則有若伊陟伊陟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

之孫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功至天
天史記
燕蒙
詳引此
詳作功
大至天

尚書

卷一

三

三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殷禮配天天惟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王人國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甸

自湯至武王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

服小臣且憂得入則大臣可知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此王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不是而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

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威

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主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

閔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大名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各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猶曰其必無所能往來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

乃惟是五人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明文王之德

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武王惟茲四人尚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暨武

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

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

奭其共濟渡成玉同於未即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雷

收因勗不及考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雷輔成玉欲收教無自勉不

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公曰鳴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

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雷與汝公

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

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汝以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惟文王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保之誠信

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

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

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

我文武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

受言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

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

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其政美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

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

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

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祇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

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

及作蔡仲之命。冊書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

尚書 卷一 五

衆人明
本作庶
人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

隣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謂制其出入郭

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

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叔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

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

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

一本無
惡字

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述用汝身。使可蹤迹

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繇訓。無若爾考之違王

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

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

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

輔佐明
本作輔
佑

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康濟小民。率

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

為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

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

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作成王政。為平

徙奄之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

之惡者。於蒲姑。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

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伐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作多方。多方。

衆方。天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

下無不知。紂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

格于夏。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有

大下明
本作大
降

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

民之。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

能終日。勸乃爾攸聞。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

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

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

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以惟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

所任。任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

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乃惟成湯克以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

清

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有德慎太刑罰亦能用勸善帝乙己上要察囚情絕戮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

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嗚呼王若曰誥告爾

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友非天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胥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友大為

下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閒之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

天無親佑有德乃惟爾尚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

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

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

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

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

德惟可以主神天

代殷明
本作伐
殷

之祀任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
 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今我曷敢多誥
 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
 商奄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
 之君其戒四國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
 崇和協近大見治於我周玉以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從王政廣天之命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
 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
 汝心未愛數為不安
 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
 大居安

殷多士
明本作
衆多士
之監明
本作三
監

天命是汝乃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
 盡播棄天命汝乃自為不常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至
 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
 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
 我命我乃大下誅汝至再三汝其有不用
 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主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

得還
本在是

則得還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人多正自爲不和汝有

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

在汝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天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善得反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

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嗚呼

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狄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

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

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己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左右常伯常

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

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惟有

夏乃有室大競顛後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

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者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象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

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命王天下

乃用三有宅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後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

聖德言嗚呼其在受德警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遠近化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

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武知

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

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大

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

得其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

武之初以夷微廬丞二毫阪尹蠻夷微廬之眾帥及

所為之立監及阪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地之尹長皆用賢

時明本
作特屬
下句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

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所當明本所當

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是訓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

義德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

嗚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以為王矣不繼自今我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今明本今

用今一本作自今心力明本其力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

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自一話一

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

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嗚呼予且己受人之

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歎所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文子文孫文王

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

又。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國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則罔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

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檢利之人者檢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勩和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

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

之舊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

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

以吉士一本作其吉士以即明本作已即

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

蕞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蕞國能用法敬汝所

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蕞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終

<p>書 卷第十</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